

# Beneath Forest Railways into Formosa

# The Forest



—— 通往福爾摩沙的森林列車 ——

阿里山自有文獻記載以來，  
陸續可見不同族群與身分的人們前來此地，  
進行採集捕獵、探險調查、林業開發、  
觀光遊憩、森林保育等種種活動。  
其中最特別的，  
莫過於運用彩筆描繪阿里山風光的藝術家。  
他們的創作動機各異，  
卻都曾佇足於同一片山林，感受阿里山獨特且富深度的美。  
本展以此為始，邀請前來阿里山的人們，  
一起透過藝術作品「佇山林間」。

阿里山動人的景致歸因於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  
橫跨南方海域的西南季風吹拂至臺灣時，  
受到南北縱向的山脈阻擋，  
為山區帶來豐沛的水氣，雲海、霧林因而生成，  
阿里山更成為全世界緯度最低的檜木林區，  
包含特有種「紅檜」。



1910年代，  
為了開發山林資源所建置的阿里山林業鐵路通車，  
人們入山的方式更為便捷，  
無論是勞工還是官員，藝文人士還是學校師生，  
紛紛藉由不同方式留下足跡，再次印證阿里山的特殊性。  
本展聚焦於承載豐厚歷史價值且最具視覺化的繪畫作品，  
並以阿里山正值開發階段的日治初期為始，  
橫跨至1950年代，共精選出十幅畫作。  
經由畫面的解讀與事件的爬梳，希望能深化阿里山的觀光內涵，  
進而啟發旅者的山林關懷與保育意識。

檜木列車「福森號」的行駛，  
意味著阿里山林業鐵路的運行邁入了新的階段。  
在車廂內欣賞過去的藝術作品，  
更是串連起往昔與今日，  
讓每一位旅客在移動的過程中，  
持續與自然、人文進行對話。  
相信在藝術與綠意的伴隨下，每一位搭上福森號的乘客，  
都能留下富有深度且難忘的回憶。



出發吧！  
前往憧憬的阿里山

1920 年代，  
阿里山林業鐵路開放客運，  
擴大帶動入山人潮。

同時，隨著臺灣步入現代化的社會，  
休閒旅遊等活動逐漸普及，  
阿里山呈現給世人的面貌也更加豐富。  
此路線網羅了數個阿里山代表性的景致，  
並特別以描繪嘉義車站的作品為起始，  
重現旅客乘車上山的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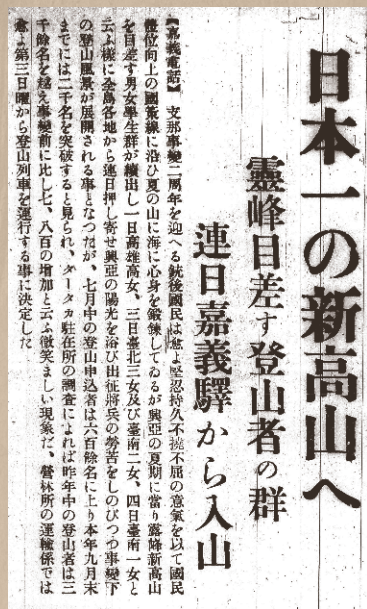
翁崑德  
月臺



1938 · 畫布油彩 · 91.5× 73cm · 臺南市美術館

眾人聚集於嘉義車站的月臺，歡送即將前往南方的出征者，氣氛歡騰。月臺上有身穿不同服裝的送行者，也有身著軍服的士兵，身分與位階各異的人們匯集於車站，足見此一隊伍的啟程具有重大意義。平時多作為旅行、洽公移動用的火車，在戰爭時期也是士兵赴戰的交通工具，搭乘火車前往戰線，更成為一種榮耀象徵。

若抬頭看，可見月臺上方掛了一塊看板，上頭畫有一名登山客，旁邊寫著「KAGI 新高登山口」，意指嘉義車站即是入山的起點；此外，山上的木材經砍伐後，也由車站運往各地，顯示嘉義車站扮演木材吞吐、旅客轉運的重要角色。



戰爭時局下，能夠強身健體、鍛鍊心志的登山活動蔚為流行，當時報導便指出嘉義車站連日聚集了準備入山的人潮，其中不乏南北各地的學生。

《臺灣日日新報》，1939-07-04，日刊5版。

## 石川欽一郎 阿里山神木



約 1912 · 木板油彩 · 24× 33cm · 呂雲麟紀念美術館

前往沼平的火車途中，一棵參天神木映入眼簾。向山林深處去的鐵道旁有房舍與人群，相形之下凸顯了神木的高大。畫中的「第一代」神木高達 53 公尺，樹齡逾 3000 年，在阿里山尚未開放觀光的 1910 年代，畫家率先目睹了這棵千年巨樹，此景想必令他念念不忘。

到了 1930 年代，無論是登山訪查的官員還是修學旅行的師生，多會在神木前拍攝「到此一遊」的合影，直至戰後都是相當知名的景點。然而，第一代神木於 1950 年代因遭受兩次雷擊而亡，1997 年又受到豪雨沖刷而傾斜，如今的神木已被倒放於鐵軌旁，成為供人憑弔的遺跡。

1930 年代高等學校修學旅行的景點中，阿里山是首選。圖為陳澄波次女陳碧女在嘉女畢業旅行時於神木下的合照。

張光文先生收藏。



《臺灣日日新報》曾刊登石川欽一郎描繪的神木，與本次展出的〈阿里山神木〉構圖相近，不過報紙影像應是水彩作品。

《臺灣日日新報》，1912-06-15，日刊 7 版。

陳澄波  
阿里山之春



1935 · 畫布油彩 · 80×128cm · 私人收藏

微微晨光自遠方的山頭泛出，為生意盎然的春日揭開序幕。奇險聳峭的塔山盤踞於畫面右半部，另一側則是挺拔卻稀疏的巨木，共同訴說著山林悠遠的歷史。而前方錯落的房舍與盛開的櫻花樹，與連綿的山巒構組出自然與人文交融的風景，流露和諧歡欣的情調。

此作描繪因林業與觀光而繁榮的阿里山沼平，視野遼闊、景色怡人。在官方刻意的經營與宣傳之下，阿里山自日治時期便吸引了無數遊客慕名到訪，登山賞櫻的行程更是一大賣點。時至今日，櫻花與塔山相應的景致依然可見，令人神往。



阿里山於日治時期開始大規模種植櫻花，成為觀光旅遊的一大亮點。

〈阿里山的吉野櫻〉，年代待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

在這張明信片裡可以看到與〈阿里山之春〉相近的構圖，中景的聚落即是沼平。

〈阿里山的風光：阿里山全景〉，年代待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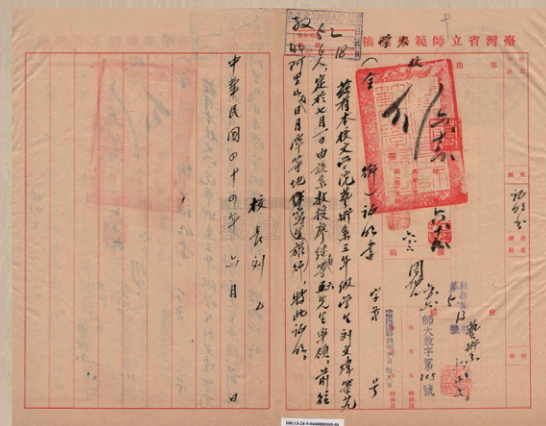
廖繼春

## 阿里山雲海（阿里山風景）



層層疊進的雲海，如浪一般的向前湧動，也猶如裙襖環繞著山稜。深藍色的山壁在一片迷濛的粉調中若隱若現，堆疊的雲則因光線照射產生不同區塊的陰影，顯現畫面的立體與層次。

畫中的太陽緩緩西沉，餘暉在粉紅色的天空中微微透出，宛如一道道散發著光芒的縫隙相互交錯，更進一步產生青綠、金黃等不同色塊。夕陽與繚繞於山間的雲霧，共譜成一幅豐富多彩的黃昏景致，呈現出繽紛夢幻的意境。



1955年6月，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藝術系的廖繼春，帶領學生赴阿里山旅行寫生的公文。

廖繼春文物，195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藏。

## 多多羅義雄 新高山



1932 · 畫布油彩 · 65× 50cm ·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嘉義分署

來自福岡能古島的多多羅義雄曾多次來到臺灣寫生創作，不過現存的作品中僅有〈新高山〉確知為取材自臺灣的風景畫。此作描繪從祝山向東眺望新高山（玉山）的景致，畫面以呈尖角狀的玉山主峰為焦點，向前推展出層層山巒；遠景的玉山山脈採冷冽的灰藍色，與天空連成一氣，形塑出莊嚴肅穆的氛圍。自祝山遠眺玉山的視角延續到了今日，是登上阿里山時不可遺漏的風景。

〈新高山〉與小早川篤四郎〈新高山遠望〉在2014年被發現棄置於阿里山貴賓館外，畫布殘破、狀態惡劣。所幸之後得到妥善的修復，重現多多羅義雄凝鍊穩健的構圖與風格。



〈新高山〉於2014年被發現與〈新高山遠望〉棄置在阿里山貴賓館外，畫作狀況極差。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嘉義分署提供。



再會了！  
永存心中的阿里山

林產及觀光資源的開發雖然充實了人們的生活，  
卻也使得自然環境受到破壞，  
甚至造成難以挽回的後果。

此路線的作品展示出  
藝術家們對阿里山特殊的取景與感知，  
在旅途結束後，  
我們是否也有屬於自己難以忘懷的風景？

陳澄波  
雲海



1935 · 木板油彩 · 24× 33cm · 私人收藏

在尺幅不大的畫面裡，渾厚有勁的線條堆疊繚繞，形成匯積在山谷間的一片雲海。藍白色交雜的雲海如浪淘般翻騰流動，充滿動勢，並與遠方綿延的山體形成動與靜的差異。在畫面中央雲霧散開的間隙，可見棕褐色的蜿蜒線條，那是發源於玉山的陳有蘭溪，溪流流經之處曾是先民居住的地方。

陳澄波很可能攜帶著畫具上山，即景描繪雲海壯闊的景象，因此無論是雲層、溪谷還是前景的枝條，都帶有不帶滯拘泥的筆意，反映出畫家在構圖及用筆方面成熟的表現能力。縱使未刻畫細節，仍不減山間雲海恢弘壯闊的氣魄，著實有身歷其境的臨場感。

郭雪湖  
塔山煙雲



煙與霧圍繞在畫面各處，使得塔山彷彿遁入雲霧之中，由此可見塔山的山勢之高。相互堆疊的塊面構組出塔山的岩壁，原應嶙峋陡峭的質地被轉化為富有幾何韻律的量體，堅硬的山石線條因而更顯活潑，展現出畫家運用個人風格詮釋塔山的獨特手法。

棕褐色的山體頂部覆蓋著綠色的植被，膠彩飽滿而溫潤的色澤在此處展露無遺。郭雪湖除了描繪塔山特殊的外型，另在右下近景安排數株大樹；看似枯槁的灰色枝頭上長出了翠綠新葉，為全畫增添山林生機，豐富了畫面的層次。



郭雪湖在以膠彩繪製〈塔山煙雲〉前，先使用鉛筆與彩墨完成數幅塔山速寫，掌握山形、顏色與煙霧繚繞的氛圍。郭雪湖基金會提供。

陳澄波  
山之巔



陳澄波在大女兒的結婚喜宴上，於貴賓簿畫下一幅水彩速寫，畫面遠方的山形與大塔山近乎一致。在非寫生的場合下，陳澄波以簡約的筆畫，快速且精準地描繪出塔山輪廓，足見他對此有高度的熟悉與掌握。

畫面下方以綠色、藍色與棕色交錯呈現樹林頂部，並於近景特別突出二株高聳樹木。值得注意的是，二樹枝幹上的葉多凋落，僅枝末留有少許葉片；對應畫作左下方的落款時間「一九三九．九．三」，可知此時已入秋，樹葉正逐漸凋零，靜待來年更換新葉。藉由阿里山山林孕育的新氣象，象徵新的身分與生活即將展開。

真野紀太郎  
沼平（阿里山）



筆直的枯木豎立於畫面中央，放眼所見僅是一片荒煙蔓草。生於名古屋的真野紀太郎運用他擅長的水彩，記錄下阿里山沼平經伐木後的樣貌。1914年，阿里山鐵路延伸至沼平，成為登山本線的終點站，並開展出許多林場支線及登山步道，是林業及觀光的重要據點。1929年第三度訪臺的真野紀太郎，特地安排了前往阿里山寫生的行程，因而留下〈沼平（阿里山）〉一作，藉由飽含水份的濕潤筆觸表現沼平一帶迷濛氤氳的風景。

不同於陳澄波線條鮮明、畫面熱鬧的〈阿里山之春〉，在相近地點作畫的真野紀太郎卻選擇捕捉幽靜的山間一隅，留下沼平因伐木而十分滄桑的樣貌。

小早川篤四郎  
新高山遠望



約 1935 · 畫布油彩 · 65× 50cm ·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嘉義分署

斜向的構圖分割出綠樹與藍天，前景的暗綠色塊堆疊成低矮、厚重的樹叢，與輕柔明亮的天空和雲朵形成對比。畫面兩側粗黑的樹幹框限了觀者的視線，進而引導目光望向遠方。在浮雲間探出的山體正是玉山，綿延的稜線宛如高牆，紫灰的色調則使山脈彷彿漸隱於天邊，拉出畫面的空間與距離感。

此作畫布背後題有「新高山遠望（從兒玉山）」等字，可知畫家的作畫地點位於今日稱作自忠的兒玉山。該處為日治時期登新高山（玉山）的必經之地，亦是林場所在，當時可供遊客觀賞伐木作業。因此〈新高山遠望〉所繪即是森林經砍伐後，得以遠眺彼方的景象。



陳澄波收藏有一張老照片，從影像中的背景來看，很可能是當時觀覽集材作業的現場。

〈陳澄波友人之照片〉，年代待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

當時刊登在報紙上的阿里山賞櫻團廣告中，即可看到「復於兒玉驛附近。視察伐木。登木。集材作業等。」的行程。

《臺灣日日新報》，1934-04-03，夕刊4版。

募觀櫻團  
阿里山櫻花。因數日必降雨。氣候寒冷。開在稍遲。大約須再數日。方得盛開。嘉義新高山。阿里山案內社。得當。所嘉義。由案所後接。定七八兩日。組織阿里山觀櫻團。連扶登山。按七日午前十時二十一分。出發。八日朝。由高山觀所。遠望新高山。復於兒玉驛附近。視察伐木。登木。集材作業等。午後一時二十六分。出發。神木驛。同六時十八分至嘉義。會費八圓云。

## 翁崑德

1915~1995

嘉義人，生於嘉義仕紳家族，1927年赴日求學，1932年至京都西山繪畫學校學畫。返鄉後，以嘉義地方色為其創作主題，擅描繪地景中的細節，透露時局氛圍。鍾情油畫創作，戰後直至1970年代，方有數幅以阿里山與塔山為題的作品。

## 石川欽一郎

1871~1945

靜岡人，一生曾兩度在臺長居，對臺灣美術的貢獻及影響相當深遠。擅長水彩的石川雖然有留下不少山岳風景畫，但多是受命乘轎入山所繪。1912年，石川來到阿里山，除了神木之外另有描繪新高山景的油畫大作，不過畫作已不知下落。

## 陳澄波

1895~1947

嘉義人，就讀國語學校期間師承石川欽一郎，1924年考取日本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後曾赴上海任教。1933年返回嘉義，數次前往阿里山寫生，當時交通不如今日便利，每回動輒十多天的路程，使他嫻熟於阿里山一帶，發掘從阿里山遙望玉山的絕佳寫生視角。

## 廖繼春

1902~1976

臺中豐原人，1924年赴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學畫，1926年返臺，任教於臺南長老教會中學，期間屢次入選官辦美展「臺府展」，更曾擔任審查員。戰後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1955年帶領學生赴阿里山旅行寫生。

## 多多羅義雄

1894~1968

福岡人，出生於博多灣上的能古島。繪畫方面早年師承平島信與青木繁，後又於太平洋畫會研究所拜滿谷國四郎為師。目前可知多多羅曾於1926、1930年來到臺灣，除了寫生創作外亦有在臺北舉辦個展。

## 郭雪湖

1908~2012

臺北大稻埕人，考取臺北州立工業學校後，因興趣不合，退學在家自修繪畫。十六歲拜蔡雪溪為師，學習傳統水墨，後亦受日籍畫家鄉原古統賞識，在其引導下致力做一位職業畫家。戰後，郭雪湖數次遊覽阿里山，留下不少速寫與膠彩作品。

## 真野紀太郎

1871~1958

名古屋人，專擅水彩畫，曾參與日本水彩畫會的成立。1925年，真野首度來到臺灣，並於中南部遊歷寫生，但直到1929年第三次來臺時才登上阿里山，不過相關記載並不多見。

## 小早川篤四郎

1893~1959

廣島人，自幼成長於臺灣，並獲得石川欽一郎在繪畫方面的指導。1916年，小早川返回日本精進畫藝，之後多次入選各大美術展覽。1935年受邀來臺繪製一系列臺灣歷史畫，很可能在此期間前往阿里山。



# 山林間

Beneath  
Forest Railways into  
Formosa  
the  
Forest

## | 主辦單位 |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

## | 策展單位 |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文字撰述：張哲維、阮芳郁

美編設計：舞陽美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插圖繪製：張振松

## | 特別感謝 |

友達光電、臺南市美術館、呂雲麟紀念美術館、國立臺灣美術館、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嘉義分署、郭雪湖基金會、蒲添生雕塑紀念館

## | 線上導覽 |

